



## 赵焯被河北省女子劳教所迫害致奄奄一息

【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十月二十八日】赵焯，唐山市人，现年四十三岁，学艺术设计，在唐山陶瓷研究所从事设计工作，后来在家装公司从事设计工作。她的作品曾获奖。在三十多岁时她身体纤弱多病，脾气急躁，后来炼了法轮功，全身的疾病一扫而光，而且脾气也温和了，家里人都很高兴。

二零一一年赵焯被中共警察劫持到河北省女子劳教所，不到一年就被折磨得骨瘦如柴，体重只剩五十多斤，右臂残废，意识不清。劳教所直到她生活无法自理，才让保外就医。

五个月来，她的家人已为她花了几万元的医药费，但她身体仍未恢复，每天均需输液、吃药维持。即使这样，实施迫害的责任方——河北省女子劳教所，还逼她的家人每月汇报赵焯的情况。

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五日，赵焯给人送了一张弘扬中华神传文化的神韵艺术团演出的光盘，被唐山市火炬路派出所绑架。唐山高新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很快接手迫害赵焯，在赵焯没有任何口供和签字的情况下，将她非法关入唐山市拘留所。三月十一日，高新公安分局国保大队队长刘红及谢磊等人强行给赵焯戴上手铐、劫持到开平劳教所，非法劳教一年零九个月；五月份劫持到河北女子劳教所三大队继续迫害。

赵焯入所时一米六左右，面容红润，走路很有劲，说话很直爽。她有一个上中学的女儿，二零一一年要中考，正需要妈妈照顾，丈夫经常在外地工作，她的被抓打破一家人原本宁静的生活。到劳教所后赵焯就被强迫谈话放弃信仰，赵焯以亲身体会证明大法的美好，断然拒绝，也不配合她们的奴工劳动。

劳教所强迫法轮功学员参加



以前的赵焯 被折磨得骨瘦如柴的赵焯



劳动是她们迫害法轮功的主要手段之一，每天的劳动时间长达九个半小时，有时完不成她们规定的任务，中午和晚上还要加班。一年下来很多身体强壮二十几岁的普教人员都变的力气不支。这些与外面工厂合作的活，主要是为劳教所创收、发奖金。那些警察对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强迫干活，还要延期。

二零一一年八月十五日，在劳教所三队的法轮功学员反迫害，抗议非法的奴役劳动，赵焯也在其列。那天所有的人被集中在劳教所二楼大厅，几乎三队所有的警察凶神恶煞般冲出来，有的手里拿着电棍，啪啪的响声听着特别吓人。先是吕亚琴让大家列队站军姿，中间夹杂着疯狂地叫骂，“我就不信收拾不了你们。”“加期，都给我加期，加三个月。”没有参加劳动的法轮功都被她们叫出来。

赵焯是第一个被她们拉进去的，后来知道是被拉到了她们的办公室，那里没有监控录像，用高压电棒电她，那东西长 20 多公分，直径约 3 公分，8 月份那时穿短袖衫，她们撩开衣服电她胸骨窝下方处，那里可以看到把肉电焦的斑点，电她的颈项脖子，赵焯劝她们不听反电她的嘴，以致她的牙、嘴疼了好几天。主要恶警是吕亚琴、刘子维动手。那天劳教所那个黑面孔、板着脸的冯可庄在旁边屋里坐镇督战，几名男警察在外面吆喝助淫威，隔着铁门可以听见隐约的啪啪响声，大约有半小时赵焯被拉了出来，她们又逼着答应参加劳动。然后是刘素然、张妮……

那场面似乎又回到文革中的斗争

场面，甚至还要恐惧。一边是警察歇斯底里的狂喊，一边是民众汗流浹背的两腿颤抖。年龄大的人心在抖，脸上冒着汗；年龄小的开始哭泣掉眼泪，而中间是法轮功学员面对施暴者平静的面庞，没有惊慌、没有恐惧，静静的看着、不知道还要发生什么？这种状况持续到晚饭时间。那天每个人惊恐之余谁都没有注意，天阴沉了，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，苍天垂泪啊。

第二天赵焯被罚站了一天，第三天上赵焯仍没有屈服，恶警刘子维再次把她拉到后面的办公室，气急败坏的刘子维用电警棍狠狠地打了赵焯多半个小时。赵焯出来后撩起衣服，大家看到她的右上臂已是青紫色。下午赵焯又遭到恶警师江霞威胁，强迫她背所谓的行为规定，师江霞的丈夫张宁（也是劳教所的警察）在旁边耀武扬威的恐吓，说着流氓话“不行咱们拉出去单独谈谈”。之后赵焯被逼在车间坐马扎，白天坐一天，晚上在大厅睡地铺。女警派人看着，不允许别人和她说话。她们为了掩盖她们打人行凶的真相，把赵焯和大家隔开。

赵焯在大厅的地上睡了大约三个月。因疼痛和神经受损不能活动，赵焯的右臂肌肉开始萎缩，右手掌明显比左手掌小。这给她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，吃饭洗漱只能用左手，洗衣服只能用水涮涮，右手根本用不上力，一使劲儿就抖，右臂就象没和身体连着一样。她几次找队长要求到外面正规医院检查，劳教所医务室医生马×（男，四十多岁，戴眼镜）说不用看，骨头没折就没事。

九月份，一次家属接见日，赵焯和家人说起被打的事情，电话当即被切断。恶警生怕自己的恶行曝光，师江霞封锁赵焯的一切信息，包括写信和每月的电话。当家人后来辗转得到消息要求出所治疗，他们却欺骗家人说所里已经给看好了。

大约在十二月份，所里（见下页）

(接上页)来了检查人员,可能有人把她们打人的事反映了。早起、晚上、车间都录了像,三队的警察都很小心谨慎,不像平时那么凶。赵焯被安排到屋里睡。但她的健康状况却急剧恶化,开始是咳嗽、肺部有痰,晚上睡觉呼噜呼噜值班的都听得到,后来说不了几句话就咳嗽。每天的日常活动,她都挺着跟大家在一起。从二零一一年底她已经消瘦的不像样,听力开始下降,和她说话必须大声喊才能听清。

到二零一二年初,她的身体就更差了,吃饭只能吃一点点,并伴有腹泻,咳出的痰呈灰黑色,行动迟缓,走路直打晃,渐渐意识不清醒,并出现幻觉。翻东西连自己的提包都不认识,明显的看出她变的发呆发傻了。但大队长**王妍**、**师江霞**都说她装的,根本不在意。一次在饭厅,赵焯腹泻,找队长**王伟卫**要求上厕所,**王伟卫**不耐烦把她拉回来,让她回座位,结果赵焯拉在了裤子里。好心人给她买的煮鸡蛋她吃了一口就全吐了。

由于严重的营养不良与腹泻,赵焯的身体出现脱水症状,多次晕倒,有一次晕倒在厕所里。后来连路也走不了,让人背着去车间。她的精神状况更是糟糕,说看到她爸爸在窗外来接她回家,她找到警察说要回家。那里的每一个人看到赵焯的状况都伤心落泪,就连普教也急着到值班警察那里反映,但那些中共统治下的警察人性麻木,对赵焯的状况置之不理。对中共不加思考的唯命是从,摧毁了她们的良知,看不到一丝对生命的怜惜与同情,尤其是对法轮功学员。

二零一二年三月一日,赵焯的状况已象风中残烛,劳教所这才让赵焯住进医务室天天打点滴,但由队长守着,不让任何人接触,连普教也不行,怕走漏消息。后来才把她转到外面正规的医院。

三月十四日,赵焯的家人得到消息,急忙赶到河北省女子劳教所。此时的赵焯已经神志不清、生活不能自理、持续高烧达四十多度,骨瘦如柴体重五十斤左右……

劳教所这才让办保外就医手续,把病危的赵焯推给了她的家人。

家人已花了庞大的医药费,每天都需输液、吃药维持。即使这样,将赵焯迫害致命危的凶手——河北省女子劳教所,还逼家人每月按时汇报她的情况。

赵焯刚被劫持到劳教所时,面容秀美,行动干练,虽不善言谈,但乐于助人。甚至当她右臂被迫害致残时,还力所能及地帮周围人打水、打扫卫生。然而不到一年时间,石家庄劳教所就将这位善良妇女折磨得骨瘦如柴,将近一米六的个儿,最多只有五十多斤,颧骨突出,脸颊凹陷,脸色发青,嘴唇发紫,言语含糊,意识恍惚,人都脱了相。

这种悲惨的故事,在中国大陆的劳教所、监狱一直上演着,赵焯的经历只是冰山一角,她们遭到迫害却只是因为信仰真、善、忍。她们善良、正直、品德优良,确在中共的统治下饱受苦难。孰正孰邪?相信每一个人会做出判断。法轮功学员在用生命的承受唤醒世人,天灭中共的天象已经拉开,退出邪共组织,站在善良一边,是上苍给予生命选择未来得救的慈悲之路。

参与迫害赵焯的三队队长**吕亚琴**,三十岁出头,自工作后多年来一直参与迫害法轮功,是转化法轮功的急先锋。这次打人后没几天就遭了恶报,出了车祸,四个月后上班,走路时腿还能看出不对劲。其它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也收敛了许多。她后来调到了二队。其他责任人**冯可庄**、**刘子维**、**师江霞**、**王伟卫**、劳教所狱医**马某**。

河北省女子劳教所地址:河北省鹿泉市铜冶镇(石铜路) 邮编:050222

副所长**冯克庄** 0311-8393-9177、0311-83939125、13933840195

副所长助理**于舒** 0133-83939166、13582132059

副所长**安焕娥** 0311-83939168

## 大陆律师呼吁: 结束迫害 刻不容缓

首位在中国大陆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的著名人权律师郭国汀表示,百分之百的法轮功案件,都是按照中共的意志乱判的;越来越多的律师为法轮功学员辩护,这反映了维护正义的历史潮流。

◆ 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“利用×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”指控罪,不能成立。“无神论”者控制的政权,有可能认为所有“有神论”信仰都是邪教,但孰正、孰邪,不是由一个政权认定的。

◆ “法轮功案件”属于信仰自由范畴,思想(信仰)不构成犯罪。宪法规定了公民的信仰自由,对法轮功学员指控的罪名是违反宪法的。把法轮功歪曲为×教去打击,是很荒唐可笑的。

◆ 法轮功学员有信仰和传播信仰的自由。他们散发资料不构成犯罪。他们做讲真话的好人没有危害其他人,没有利用什么组织,也没有破坏任何法律、行政法规的实施。

◆ 对法轮功学员的所谓“审判”过程,都是幕后的“六一零”以后操控。专职迫害法轮功的“六一零”办公室,既不是什么立法、司法机关,也不是什么行政机关,是个凌驾于法律之上的非法组织。

◆ 打压法轮功,耗费了纳税人的巨额财富,使众多家庭妻离子散、家破人亡,天怒人怨、人人自危,很多人不敢面对真相,不敢面对发生在我们周围的暴行和苦难。结束对法轮功的迫害,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程度。这个问题不解决,中国的社会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。◇



■ 部分为法轮功学员无罪辩护的大陆律师(左起):李苏滨、莫少平、郭国汀、江天勇、程海、黎雄兵、唐吉田、谢燕益、李和平。

